

老街旧友

陈华(龙泉)

龙泉西街,始建于唐代乾元年间,因地处城西而得名,至今仍保存有寺庙、书院、吴公馆等古建筑 120 多处。云水渠沿街穿流而过,两侧打铁、理发、糕点、草药、特色小吃等各种传统手工作坊、居民老屋,像时间老人一样,在向人们述说着西街的沧桑岁月。

那时,张哥住在西街一处属县房管会的房子里,屋子低矮简陋,进门一间是厨房,里面为客厅,客厅右边为卧室,成 7 字形的三间房只有厨房一个窗户,进屋如深入窑洞,光线很差,白天都要开电灯,乌黑的板壁上空空的,没有任何装饰。家具也很少,一套木沙发和茶几算是家里最像样的家具了。

每到星期六,张哥家都有客人来。午饭后当弄堂里有脚步声时,他就知道有客人来了,会立刻出来迎接。

第一个来到的往往是平哥,他住在学校,开饭时间比较准确。他俩每次见面都像久别重逢一样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。他们的工作性质相同,有共同的梦想,一见面,笑脸表达了他们彼此心灵内在的欢乐。平哥端坐在一个沙发上,手把眼镜一托,接过张哥沏的茶,用汇报的语气慢慢地讲着一周来的见闻。张哥吸着烟,用避开烟雾而眯着的眼睛看着朋友这张红润的脸,十分认真地听着。他们的谈话很少涉及日常琐事,总是围绕着时事和工作。由于共同的工作环境和接触的人和事,因而,他俩的话语很投机。

过了一会儿,龙哥也来了。龙哥中等身材,微微发胖,有一副朴实的面庞。他脑门发达,理着平头短发,用浓重的乡音讲龙泉话,常引起哄堂大笑,他也咧嘴露牙,跟着大家笑起来,显得十分滑稽可爱。

接着来的是均哥。一进来不急于坐到沙发上,他会向各位都打过招呼后,拿出香烟,分给会吸烟的兄弟,然后一把烟点上后,才慢条斯理地走到沙发边一张椅子上坐着,并开始用眼光从大家的脸上寻找谈话的气氛和观察每人的精神状态。他很少讲话,总是很细心地听大家讲。过了一会,喝了一口茶后,他才不慌不忙地开始说话,声音总是很平静,话语也很温和。均哥身材高挑,西装革履,文质彬彬,宽阔的脑门油光发亮,金丝边的眼镜里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

东哥的到来总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,迟到了常会说我有事,各位领导早领导早。他笑着的眼睛像是切开的一条缝,一个像刀劈成的鹰鼻协调地放在长长的脸中间,他对每个朋友都喜欢叫领导,他办事圆滑协调能力强,打牌也很投机,若



坐他下家,你别想得到他的一点好处。

较迟赶来的往往是剑哥。他一来就谈市井趣闻和生意上的事,某桩生意赢利,某人寻欢作乐结果又怎么样等,气氛更活跃起来。剑哥乌黑的浓密头发略有一点卷曲,胡须粗糙,他用他那独特口吻谈论着事和人,不管什么事经他嘴里一说都带上了风花雪月的趣味。他举止活跃,手势生动,打扑克时,他手上的牌散散扬扬大家都看得到。有时他抓到一副烂牌,觉得无法喊标时,总是请在聊天的张哥来打,张哥确有把一副烂牌打好的本领。

渐渐地,人越来越多,挤满了小客厅。喜欢活动的就会在厨房餐桌上打标牌。他们时而激情满怀,声音远大于聊天的。

傍晚时分,张哥家座机会一阵阵响起来,各位朋友的家人都电话催促吃晚饭了,这时一个个陆续走了。他们会约定晚上再来,或聊天或标牌。

后来,随着各自的工作越来越忙,集聚就渐渐稀少。

转眼 30 年过去了,如今,老朋友们也都到了退休和即将退休的年龄。这条龙泉古城的魂魄,承载着一代又一代龙泉人美好乡愁的老街,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和利用,再现出千年古街新面貌。

去年,张哥拉起微信群,美其名曰:老街旧友。朋友们又在群里闹开了,快乐如初。

月饼

任迎春(莲都)

“一、二、三……十!”当我数清楚月饼个数,放到橱柜里,关上门,就到教室去为晚自习学生坐班。

刚参加工作那年的中秋节,学校给每个老师发十个月饼。虽然只有十个,但大家感觉很满意,这就是当年所有节日“礼轻情意重”的珍贵记忆。

那是一所地处偏远山村的中学,学校坐落于青山绿水之中,四周都是高高的大山,前面是一条清澈的小溪。老师宿舍楼是一幢一层的泥墙房,中间有条走廊和一个堂间,我的房间紧挨着堂间,来往的人员特多。

“哎,怎么只剩下两个月饼啦?”等我晚自习后回家,发现月饼竟然少了八个。

“可能是小花拿走的。”隔壁老师妻子悄悄地跟我说,“下课前,我看见她从你的房间走出来。”

“小花是谁?”

“我们学校食堂烧饭工友的女儿,这工友是临时工,村里人,家就在我们老师宿舍楼后面的这幢房子。”

第二天一早,我到小溪边去洗衣服,看到有个小姑娘在洗一种树叶。

“小花,你洗柚子叶,今天要做月饼啊?”我听到后边有个妇人说。

“你叫小花?你爸爸是不是在学校食堂工作啊?”我立即问。

“是的。”小花窘得满脸通红,声音又轻又怯。我立刻明白昨晚隔壁老师妻子说的话没错。

“小花,你这么小的人,会做月饼?”

“是的,我会做。”

“那我来你家跟你学做月饼,可以吗?”我说。

“好啊,我中午开始做,到时候你来吧。”小花见我说话和善,情绪慢慢地平复下来。

当天中午,我来到工友家时,他去地里种菜了,家里就小花一人。她正按照中秋月饼制作程序,在用石磨磨米粉……其实,这当地人的月饼,就是一种用米粉加芝麻糖馅,放在柚子叶上蒸熟的小圆饼。我就边帮忙干活,边跟她聊天。

原来,小花是工友抱养的女儿。这工友单身,五十多岁男人领养一个女儿的目的,就是为自己养老送终,他让小花每天学着干各种家务:烧饭、洗衣、拔草、养猪……

“小花,你真聪明能干,这么小年纪,就会做月饼。”我说,“想不想读书啊?”

“老师,想读,可我这么大年龄,去读一年级会给人笑话的。”小花说。

“你今年几岁啦?”

“十四岁啦。”小花回答,我一细看,发现她正处于青春期,胸脯开始膨胀。

“我国古代六十多岁男人还在考功名,所以,读书年龄大是没人笑话的,你爸在学校工作,你不读书是个‘睁眼瞎’才让人笑话。”我说。

当天晚上,我特意找到工友,他一见到我,就对不起,小花这孩子嘴馋拿了我的月饼。

“小花是拿我的月饼去做样子,她做的月饼跟买来的一样漂亮。小花很聪明,她想读书……”我跟工友聊了近一个小时,他终于同意让小花去读书。

第二年年中秋节,这工友领着小花,拿着二十个月饼,特意来看望我。

“老师,小花这孩子确如您说的,懂事能干,在学校读书成绩好,各种家务活又干得好。一年来,她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起床,读书干活两不误。”工友说,“小花,你要谢谢老师,动员爸爸让你去读书。”

“是的,我就给老师送自个做的月饼。”小花说。

品尝着小花做的月饼,我感觉特别香甜可口。

中秋随想

金茂青(青田)

中秋节是个团圆节,始于唐朝初年,有吃月饼、汤团等习俗,也是中国三大灯节之一。

孩提时,我们那代人没有中秋这个概念,故乡人都称“八月十五”。我们故乡对八月十五特别重视,家家吃汤圆,表示团团圆圆;还给孩子每人煮上两个红蛋,用网袋挂在胸前,也是团团圆圆的意义。那时没有月饼,妈妈就用面粉掺起来,做几个大麦饼,有甜的,也有咸的,晚餐全家人团聚一桌,吃着香喷喷的大麦饼,大人还喝几杯自酿的米酒。晚餐后,大家坐到天井里观赏皓月当空,都夸八月十五的月亮特别大、特别圆。

时光流逝,时代前进,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中秋节也越来越盛行,家家户户采购月饼,还盛行给亲朋好友送月饼。刚开始,月饼是用油纸一筒筒包起来,每筒 5-10 个,以后改用盒子装,盒子也越来越漂亮,越来越高级,价格也越来越昂贵……

中秋节给亲朋好友送月饼,是表示永远友好。可是人情变味了,有的送高档月饼以讨领导欢心,月饼的价格也相应提高几倍、几十倍,更有

借送月饼行贿,在月饼盒子里放上现金、首饰。当然,这些送的人心中都有数,领导会笑纳的,到这些被揭露出来,锒铛入狱时,悔之晚矣!

孩子长大了,工作了,我也退休了,搬到城里。我记得有一年,我全家在家里过了中秋佳节,全家团聚吃过丰盛的晚餐,恰遇那晚皓月当空。女儿和女婿驾车带我到塔山大桥上观赏月亮,真美!我更近距离、更清晰地观赏到明月照在秀丽塔山上,树木是那么郁郁葱葱,塔是那么高耸、有气派……这一晚,中秋赏月美景在我的人生中永远也不会忘记。

中秋佳节来临之际,我更忆起在德国过中秋。2008 年,我两老去了德国,恰逢中秋,女儿的酒楼特地为我们过中秋节,并邀请德国亲家托马斯夫妇以及小儿子一家,过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快乐中秋。此时此刻,我想到在祖国的一双儿女是怎样期盼我们的团圆。

但愿今年的中秋佳节能有更明亮的夜空,更美好的团圆节日。